王性初 诗

五百天:一道春的方程

自從 有了一道 五百天的數學難題 日曆變成了 黃金 感到了 歷史的分量

太陽與月亮 都扳著指頭 數著 別離的腳步 每一天 每一時 每一分 每一秒

看日出 日落 蛙聲 呐喊成野火 挺身陷入 泥潭 吞沒了一切後果

看霞光 燈光 冰涼的手 被溫暖著 蛙聲倦去 四周 只有立體聲彌漫

歲月 都保持緘默 從此 只能用一個 特殊的公式 解這道 春的方程

1988年春夏之交

春天和夏天的國境線

春天的國界 走完了 請止步 花兒 都唱起薄裙似的歌 海魂衫跳起的 健美操 使晨曦騷動 梅雨季節 沒有淋濕 清醒的夢 紅領巾飄逸 心有千千結

馱著十八歲的美麗 越過 春天的國境 此一去 告別了 無數告別 迎來了 無數迎來

陰晴未卜 深淺未知 勝敗未定 夏天的過度 等你 更有皺紋似成熟的 痛苦和歡樂 等你

踏上 夏至那節氣 熬得過 你的 一千八百個 一千八百個 日日夜夜嗎

真空

明天 我的生命 將踹入真空

凝滯的氣流 使炎夏更炎夏 汗水 封閉了期冀的毛孔 神經 因苦澀而苦成暮鴉

斷水!

龍頭 因真空而窒息 嘩嘩的笑聲 成為白色的歷史 水槽溢滿 方塊的嘆息

停雷!

夜色 因真空而漆黑

音樂的華彩 淡而無味 詩的翅膀 跌碎

為那 五十個晝夜的顛沛 靈魂排成 遷徙的雁陣 飛過青山 有誼 飛過綠水 有情

明天 我的生命 將踹入真空

冰廳即景

我們找到了冬天的座位, 從大汗涔涔的烈日下閃進來; 帶著下班後火的身軀, 帶著 39°C 的問候! 瞬間,毛孔上所有的汗珠, 螞蟻般鑽進了涼颼颼的脊梁……

玻璃杯和汽水瓶的喧囂聲,也開始冰凍,開始凝固。 男男女女們圍繞在 一座座精美的「富士山」前: 品嘗著白雪雪的冬天; 品嘗著改革的及時雨; 品嘗著或革的及時雨; 品嘗著雪花飄飄似的流行曲; 品嘗著獎金、物價的氣溫; 品嘗著大街兩旁 進入發育期的摩天樓的高度; 還品嘗著那位營業員 跟冬天一樣白雪雪的臉……

當一座座雪山化為烏有, 我們刮起一股口哨的龍捲風, 又旋進茶色門窗外的炎夏—— 帶上冬天的冷靜, 帶上冬天的清白, 帶上一個嶄新的季節, 去戰勝夏目的驕陽, 去戰勝夏目的風暴……

明天,我們會再來這兒, 品嘗白雪雪的冬天, 品嘗該品嘗的一切, 以一群征服夏天英雄的身份!

在寒冬的曠野完成一個使命

山村淡泊成一艘死船 男孩子們帶上爺爺的草繩 野風糾纏著臃腫的腿 喀嚓喀嚓地踏響冬季

怎麼也玩不暖大山的睫毛 心中只有凛洌的狼嗥 我們率領著自己的勇敢 憋不住向寒冷畫一鉤彎月 嘩拉 嘩

黄昏: 太陽的家

我是 妙齡的黃昏 你踏著威嚴 歸來 回到了家中

噢 太陽回到了家中 靜謐 輝煌 安歇吧 我生命之光

墨綠的窗帘垂下 悄悄地 我擰亮了 屋頂的星星 夜風陪伴著 你的甜夢

當黎明 在我懷中孕育 你卻離去 匆匆 匆匆 只給我留下 心的光芒

遠方傳來了 你鮮紅的聲音 等著吧 今晚 就回來 黃昏 我妙齡的黃昏

桂花樹旁的觸角

一圈 又一圈 鍍金的歡樂 繋著車輛 舔著鞋跟 在盤山道上 顛簸 許多人 都傻呵呵地上山 要在 正月裡尋覓桂花香 回去吧 回去吧 春天 是富有 春天 也是貧困

假日街景

無數 沙丁魚罐頭 霎時啟封 傾倒出 千千萬攢動的黑圓球

兩個月亮 四個太陽 是一長串 閃光的犁 深翻過彩色的土地

天空 蔚藍地遙遠 氣球兒 裝滿發酵的理想 馱著天使般笑聲飄蕩

玻璃牆 檔住人群 目光 綑在 SONY、SANYO*上 櫥窗裡模特兒都是混血的 日子 從時間的閘門沖出 渾濁的 清澈的水流

又開始濺濕心靈深處

*SONY、SANYO: 為日本索尼牌、三洋牌。

愛的報答

——捎給案頭的萬年青

我的溺愛 熬成 濃烈的養料 一口口辛辣 強迫你喝下 你喝了 喝了 喝下了 痛苦 葉的 枯萎 生俞的 悲哀

我的醒悟 凝成 一勺清泉 滴進你微張的嘴 沁涼的歌 滲入心田 你喝了 喝了 喝下了 舒適 愛的 涼爽 舒心的 慰藉

我的希望 不會是 琥珀色的童話 鑲金邊的初情 而你 將默默報答 感恩的花 要是含苞 那將是 厄運的萌芽 綠雲一片 漫天鋪展 這才是 愛的升華

酗酒的尾聲

圓桌 蒼白的月兒 一輪 幾顆 黯淡的星 圍在四周 慘笑 呻吟 零亂 瘋狂地閃爍 血絲的眼 是隕石 劃破 長空 墜在 發麻之蒼穹 苦澀的源 泛濫 在月面 洶湧 撞嗤 戶 題一 星 睡 月兒 留著 殘破的生命

陌生的船

在淡紫的心的港灣 悄然駛來一隻陌生的船 哦 是隻單桅船 掛著 含笑的帆

也許 要在這裡停泊 也許 即刻就要返航 是過境游旅 還是要涉獵人生之海洋

不知道 別問 你瞧 那船上的水手 揚起了心中的手帕 花的 在風裡向我問號

我站著 默默不語 那陌生的船 調頭離去 水上 拖一條惆悵 不留下痕跡 只留下詩句

一個沒有圓月只有太陽的夜晚

——中秋情緒

風向標被烏雲劫持 晴空被綁架 團聚的宴席被判處徒刑 啤酒死在高腳杯中 去賞月吧 沒有燙金的請帖邀你

金梭和銀梭 織著並無經緯的童話 那玉兔和桂花樹 今夜都在陽光下失業 只有忙碌的風 醞釀一個怪味的陰謀

想有皓月當空 想有尺素傳情 打開月台的金鑰匙 想有一列誤點的車廂進站 桌上一塊塊月餅 想有被噬蛀的百孔千瘡

只好讓白畫到處游逛 彩色噴泉染濕了秀髮 十字路口的天橋空蕩蕩 羊腸小巷躲進瞳仁 太陽照我清冷的臉 黎明與月華在地獄團圓

雨中清明

牽著 淚汪汪的清明 來到你的床前 早早地 腳步 輕輕

怕驚醒你 怕你驚醒

夢長 夢短 都在床前的葛藤上 纏著 夢缺 夢圓 都在床前的野花上 艷著

爆一串 紅辣椒 嚇得床前草 直抖 撒一把 白蝴蝶 壓在床前 翅膀很沉

這時節 連太陽也泥濘 泥濘的太陽 濕在床上 把你的床 濕成 半個地球 地球 淚一半 雨一半 愛一半 恨一半